

重修懷慶府志序

乾隆丙午

秋 侍 陛

制服未闕欽承

籍隸河北時值秋汛方漲日勞畚鍤汛後按部三郡
臨太守貽以舊志閱其纂輯年月近者數十年遠者

幾近百年其間河流之遷變封圻之增損非止一端

若不及時修輯後之來者將何所考証耶爰達之尚

書畢公並與三太守約爲重修嗣彰德衛輝二郡相

繼纂辦懷慶守布君以膺薦入都未暇及戊申春

侍

陛與武陟令今秋曹盧君又紳遂經始置局並延膠

城王君瑜西蠡洪君亮吉海陵陳君燮雒江君大

鍵分輯之將及成書又獲前守沈君稿本因於公餘

之暇參互考訂適前粵西廉使杜公來守是邦細加
商確削草於己酉之夏書凡三十有二卷爲門十有
四曰沿革曰星野曰輿地曰建置曰河渠曰田賦曰
學校曰兵防曰職官曰選舉曰人物曰金石曰藝文
曰雜記敬錄

聖製冠於卷首雖部居州次未敢謂豪髮無憾亦庶幾一
邦文獻不至久而就湮耳至懷邵之山川靈淑蘊爲
瑰琦久已載在史書況當

聖天子重熙累洽之時戶口日增人文蔚起晨霞獻瑞德
水安瀾則又珥筆之臣所爲沐浴詩澤歌詠太平者
也武陟新尹王君復加以警校亟請村梓因述置

之始終以告夫後之及時修舉者其彰衛二志已請
序於尚書畢公矣

乾隆五十四年歲次己酉仲夏上澣分守彰衛懷三
司地方兼管河北河務水利兵備道邢公唐侍陞撰

口慶府志

卷八

舊志原序附

地理之有志尚矣其見於經則夏有禹貢周有職方可考也秦漢而下郡國各有圖志猶古意也我朝英廟時嘗命儒臣編大明一統志上自皇都下至司府州縣外及四夷無不備載視古益加詳焉然卷帙既繁人不易得故府州縣又各自爲志以便觀覽蓋其勢則然也懷慶府舊未有志宏治年間前太守長山徐公嘗命儒士鄱陽鄭芝同儒學生之有才識者編集之既脫藁矣公升河南布政司參政郡故未及梓行正德庚午瑯致仕家居公以都察院僉都御史有事陝西道經懷慶瑯拜謁之餘公示以志藁託爲校正迺訂其訛謬一二間有損益然大體多仍其

舊不盡革也私家無力繕寫瑋亦蒙起廢北上故未能成
書正德丙子瑋再致仕家居今太守剡城周公同年也偶
及府志之闕題告之故公瞿然曰此吾責也廼責書史
給筆札食以廩餼命之繕寫既成將壽諸梓復託瑋序其
首簡謹爲述其顛末如右以著二公用心之勤及志成之
不易若夫作志之體則有禹貢職方在筆削未精尙有待
乎後之君子正德戊寅春三月望前三日郡人何瑋序
太行王屋之麓黃河之陽有郡數百里廣輪囷側土田亢
爽沁遼郡北濟遼郡南與河滙於吳方風氣液而不流入
文樸而不野懷三河之奧區也何可無志懷志自前代正
德間則有何文定瑋嘉靖間則有劉憲副涇婁廣宗樞後

先良輯之三君子志芳行潔海內因人以重其文然隰
在懷縣西南酈道元考注已詳而舊志以爲卽今郡西之
期城他如列萬石君於遊人雜稽侍中於土著則博瞻與
整理交失矣客歲己亥捕倖王公視郡篆以修志見委且
促之期曰方今中丞賈公鎮撫中州百務釐剔嚴檄郡志
將彙成一代之書幸尅日爲我報命焉芝不獲遜謝始事
於仲冬朔有二日脫稿於季冬十有二日四十日間經營
匆劇紕繆多端比郡伯彭公下車芝具以告彭公胸懷洞
朗不俟辭之畢也念已奏記上官不得任情竄易稍爲折
衷舊聞諮詳輿論雲物風土叶者仍之河山勝蹟譌者正
之科貢秩官缺者續之生齒賦式之哀益學宮解舍之興

廢則感慨滋深矣屯衛變爲武備藩封夷爲爵封制也猶封建之不得不郡縣也邦之賢大夫與井邑傳人無可考則傳疑有可考則覈真善不敢沒詞不敢流庶幾人品之不同亦如其面藝文多挂漏陳言之務去至分部例有題詞范蔚宗曰吾每論贊皆有精意深旨今卽不能何至動稱禹貢職方萬國雷同一聲乎凡芝所弁言因時因地比類摘辭未敢假貸他人亦欲他人無從假貸也嗟乎需以歲時使得繙閱全史其所就尚有可觀哉順治庚子春仲郡人蕭家芝序

爲今上庚午大中丞閩大人念兩河文獻凋落繕緝省志以

皇天子一統志嚆矢而郡邑諸書或闕焉而弗具或託焉而不詳檄所在設局纂修且爲發凡舉例俾諸郡邑有所取衷焉竊謂志之作述往以詔來寓褒貶而昭勸懲甚盛典也亟思竭其才力附名著作之後而承乏茲土簿書勞其躬早蝗擾其慮欲身襄勝事猝猝未能乃延郡人蕭先生瑞苞喬先生騰鳳暨明經博士弟子而屬以事始事於孟夏竣事於季秋既觀厥成矣適關中有挽輸之役上下倥傯尚未授之剗劂及今年新正撫都憲顧大人奉

簡命鎮撫中州以燕許鴻才膺分陝重寄於文章尤所加意乃取前所撰述再加校訂以塵顧大人清覽例得弁其端於是拜手而言曰覃懷天下之名區也黃河阻其南太

行峙其北左沁右濟風氣氤氲積吏治於往代則循良疊
見考英尤於土著則偉人輩出鬱有奇麗之觀雅多金石
之作將爲廣覽不遺恐其汎濫而無當也欲爲要言不煩
又恐漏萬而挂一也披觀是籍事則求其博也辭則求其
簡也訪於故家之聞求諸長老之說所謂取狐於千腋求
味於兼采者耶其是非燎然如燭照數計使人有上下古
今之感焉夫今之河內非古河內郡乎鄧仲華所云殷富
漢世祖以爲關中者何古今之不相若也觀沿革而後知
廣狹之不同時爲之也懷民之力殫矣杼軸病之鹽鹺病
之小旱又病之民之不爲流亡者幸耳觀田賦而知地狹
而賦重也讀前人減糧諸疏安得不掩卷於邑乎覽訂

而念疏鑿之不易司馬獻王之遺澤猶存溫尚書之芳聲
未泯高山仰止亦欲景行行止焉名宦諸賢指不勝屈如
寇子翼之牧聚宋叔庠之化民高伯恭之興學其流風餘
韻不猶在耳目間乎若夫卜子夏之文學邈然韓退之之
山斗莫繼士風亦稍衰矣長吏之教不先歟子弟之率不
謹歟準此而推日所一見不忘於心可以通世務可以習
物情可以經術飾吏事治民之道孰有詳備於此者哉故
曰志之作述往以詔來所以寓褒貶而昭勸懲也至飛辨
騁辭摘藻揆華較工拙於章句之間雖雕繪滿眼何益殿
最號爲作者諒不如是康熙三十四年歲在乙亥暮春之
吉懷慶府知府劉維世序

叔父小司農公前修邑乘往往以視革命苞無何復有郡志之役郡伯劉公謂提刀人可用也使苞亦得而陪末議苞聞命不勝手澤之痛焉覃懷舊志固劉次山妻子靜兩先生所創造而余父比部公之所修輯也手澤存焉其謂之何雖然此亦余父之所欲論著矣順治己亥歲余父脫稿於四十日間未遑繙閱全史常懷挂漏之憾夫談遷彪固後人未敢輕擬若玉銓之有隱姚察之有簡百藥之有延壽知幾之有餽道原之有義仲皆以父子繼世功在汗簡但媿余非其人耳豈得遂以手澤爲嫌乎是時主其事者爲河陽喬先生先生與余父少同鉛槧而苞又望先生之門牆而心慕手追焉者也於是送疑取難雅有同懷自

六籍諸史百家之編金石之遺以及釋子道流稗官野史
之冊靡不漁獵其間凡義涉於懷者其人有書其事有書
其地有書蹟籍几案間束如牛腰慮其紊也則分類以就
班苦其雜也則討論以核真或增於前或因其舊或闕於
遠而備於近或畧於今而詳於古或昔無而今有或始微
而今顯要各有其義例焉其增於前者何也典章隨代
而變人文閱世而興日積而多者勢也因乎舊者如星野
輿圖之類是也分星弗異其懸象輿地不改乎山河必別
爲一解是畸人之見耳闕於遠而備於近者如職官科貢
之類是也古人謂聽遠者不問其舒視遠者不察其形兵
刑存經文獻散落或不能紀勝國以前或雖紀勝國以前

始如晨星之落落焉豈得已乎詳於古而畧於今者如書序傳記之類是也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章之遞降而衰也風氣爲之也唐不及漢宋復不及唐矣況下此者乎昔無而今何以有志古事而知古人之成敗志河渠而念民事之艱難非徒侈陳感慨係之矣始微而今何以著始則定哀之際多微詞今則定哀之世同於隱桓矣如鹽引之何爲而增尚烈女之何爲而死大書特書其事不班班可見哉是役也始於夏初成於秋杪六閱月間秃筆盈箱手斃欲脫余蓋旣疾而獲愈者三喬先生日子病矣可以少休矣苞瞿然曰苞敢忘余父之斯言請著乎康熙乙亥春

三月郡人蕭瑞苞書

以文

終

凡例

一 櫺鼓叢雲製傳皇古穗文奎曲妙叶靈符我

朝治躋唐虞

文同謨典

王言寵錫萬姓咸遵懷慶地界兩河畿連三輔

祭告瀆廟之文貞珉備勒又康熙癸未乾隆庚午恭逢

聖祖仁皇帝及我

皇上省方茲土

鑾輅式臨凡勝地古蹟梵宇琳宮

麗藻咸敷

寶文彌煥敬錄卷首以誌臣民欣幸云

一書難盡信言誠無稽故必叅証諸家方足以資考據茲於沿革之始末星野之異同輿地之條貫務窮肇始不厭煩稱要在得其指歸非敢矜言醜博

一建置所及動係民生務在質實詳明俾可家喻戶曉至今昔異宜修廢不一或詳或畧厥有所因初非意爲增損也

一覃懷底績載在古經利害所關河渠稱首茲本以水爲綱凡修防官守隄堰溝渠惟就水道之源流爲舉之先後絲牽繩貫縷析條分而隱見提注之旨
在夾注旁行以庶歸畫一以免糾紛

一賦以田科役由戶制田賦戶口所以分也我

聖祖仁皇帝念生齒日繁

德音特沛雖丁戶編審如例而丁錢永不加增

恩澤之優古無倫比

世宗憲皇帝復詔各省丁銀均入田賦則輕重根於土地供
億不計口錢合爲一門用昭成憲

一舊志另列祀典通志兼載禮樂然諸壇城社郡邑
所同 聖廟學宮典制爲備雖部頒圖考及備考一
書藏諸黨庠垂示久遠而掌故所係兼錄爲宜茲於
一物一各詳爲編次庶幾鼓篋孫業之士藉窺簡奇
擢秀之由用裨儒林以彰

雅化